

晉記

卷三十八之卷四十一

列傳



01370

晉記卷三十八

儒林列傳

昔周德既衰王道不明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其後門弟子分散四方授徒設教至戰國而異端蜂起與吾道相壁壘孟軻氏辭而闢之然後微言大義不至澌滅甚哉秦火之酷也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聖之遺徽靡有子遺矣漢興逮於孝武始修文教蠹簡殘編掇拾於灰燼之餘當是時天子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舉搢紳之士靡然嚮風彬彬乎多文學矣東西四百餘年之間經有專學學有專師其卓然爲儒者之宗者董仲舒一人而已劉向鄭康成之流不能窺其闢奧也然諸儒之學雖主於訓詁而孔子之道賴茲不墜洎靈獻之際闡守竊政黨錮禍興多節諒之士經學之效也魏末王何創虛無之說晉有天下清言風肆崇飾浮競祖述老莊擯棄先典名教大頽極於十六國之亂可爲長太息者矣然鴻儒碩學相爲傳襲若濟南劉兆高密徐苗從受業者蓋數千人廬江杜夷安貧樂道皇太子三至其第執經問義猶有兩漢



列傳

蕭山郭倫撰

之遺風焉。而范武子深斥王何所至修學校。以儒教爲己任。自董仲舒以後一人也。獨怪舊史不列之儒林。其所謂儒者必訓詁而後可乎。夫訓詁聖經期合乎聖人之旨。而漢晉儒者往往執滯師說。或引六經以就己。斯其所蔽也。然孔子之道得經而傳。六經之理得詁而顯。糟粕者精華之所藉也。必去糟粕而索精華。則精華不可見矣。范平諸人不可謂非孔門之羽翼。而有志聖人之學者。所當急爲表著者也。爰次其人作儒林傳。

儒林傳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一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銓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徧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吳亡。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而卒。詔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竝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餘人。蔚爲供飲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表請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武帝從之遷散騎常侍蜀故尙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立曰臣之友也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弗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三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爲陳畱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泰始中拜給事中卒於官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爲人恬靜好學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氏池長有惠政以病免泰始初錄用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劉淵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年九十三卒於家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出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比屋可封及其廢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時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四

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作書以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淪矣未見久學而淪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質而後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剗而舍之。朽木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蹟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於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陽。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於祕書。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州惠王之後也。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蓋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五

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核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燿。育。臚。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皆以博士爲郡守。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六

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好學。晝執鉏。未夜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作五經同異。評數十萬言。身爲儒宗。性抗烈。輕財。弟患口雖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田宅奴婢。盡推與之。慈愛聞於州里。鄉鄰有死者。貧不能葬。爲營助棺槨。門生亡於家。卽斂於講堂。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竝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承。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磚。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毓

范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客居青州。逮毓七世同居。敦睦。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無常。主無常。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廬墓三十餘載。後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竝不就。當是時。青士隱遁之士。劉兆。徐苗輩。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著述。七萬餘言。年七十一而卒。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七

董景道

范隆

續咸

韋謏

董景道。字文博。宏農人也。少而好學。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永寧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詩。以自娛。毒蟲猛獸。馴擾其旁。劉淵及聰。屢徵皆不就。至劉曜時。出山。廬於渭泃。曜徵爲太子少傅。固辭。竟以壽終。當是時。雁門人范隆。亦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隆字元嵩。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四歲母又卒。疎族范廣。愍而鞠之。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經籍靡所不覽。上

黨續咸字孝宗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所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隆初不應州郡之辟咸永嘉中歷廷尉平然隆後仕劉淵爲大鴻臚而咸爲石勒理曹參軍持法詳平年九十七死於石虎之世贈儀同三司京兆韋謏好儒學善著述撰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述作共數十萬言初仕劉曜後入石氏凡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徵爲廷尉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尙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爲冉閔所殺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世以儒學爲郡著姓夷博經籍操尙貞素家貧不營產業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竝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逼夷上道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欲引爲參軍固辭以疾馥知不可屈乃爲夷起宅宇供醫藥馥敗夷歸舊居流離兵寇間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式干木之間齊相曹參尊禮蓋公皆所

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也。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恆營恤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寇亂渡江。當是時。元帝爲丞相。勅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宏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及帝卽位。嘗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九

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以夷清貧。賜穀二百斛。夷雖逼時命。然竟未朝謁。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國有大政。輒就諮焉。明帝卽位。夷自表求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使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諡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鳥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

崧字行高，亦有志節。疾時浮僞，著壬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應。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治，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凌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竝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三十五

十

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初，太常華恆舉喜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中，內史何充疏請徵喜。成帝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竝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竝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朝廷遣就會稽問喜，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又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凡所注述數十萬言。年七十

六卒無子弟預自有傳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畱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對曰痛可忍也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咸以其幼而異之少好隱遁嗜學手不釋卷遂博綜羣書尤善三禮家貧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竝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宇宣固辭庾爰之厚餉宣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二十五

十一

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初競以裸裎爲高今餘風未殄僕誠恐不儒太儒非所患也閒居屢空常以誦讀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累徵不至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

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閭里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勵行勤學博涉多聞孝武帝始好典籍招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邈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帝宴酣後好爲手詔詩章賜侍臣文詞率雜被詔者或卽宣揚於外邈必刊削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帝以爲愛我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聞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二十五

十一

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畱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攻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

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以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司監。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遷中書侍郎。專掌制誥。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信。甯爲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乃爲自安之計。當是時。會稽王道子專權。酣媾。帝漸不平。疎道子。道子患之。邈因從容爲帝言淮南齊王之事。帝遂與道子式好如初。道子更薦邈於帝。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授太子經。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二十五

十三

帝謂邈曰。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臣教授。號爲博士而已。今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朝政。修文詔。帝嘉其謹密。有託重之意。將擢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卽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去職。邈先患疾。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邈前後十年。每被顧問。多所匡益。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祕書郎。次子浩。散騎侍郎。出補西陽太守。爲盧循所殺。邈弟廣。

賀循 楊方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
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
中避帝父清河王慶諱因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
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卻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
屬於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亡始還本郡操
尚高厲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
刺史嵇喜舉循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
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有拘忌迺避歲月不葬循
皆禁之政教大行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叙著作郎陸
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轉侍御史辭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二十五

十四

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賊李辰起江夏辰
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遂會稽相張景以程超代之又
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
史顧祕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冰循亦合
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檄寵爲
陳逆順寵遁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謝
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預焉陳敏之亂詐
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
不可用敏竟不能屈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
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預其事敏敗征東

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公車徵賢良皆不就琅邪王爲安東將軍表循吳國內史與循言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卻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王愧之三日不出代顧榮爲鎮東軍司及王承制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輿疾至王親幸其舟以羸疾不堪拜謁卽就加朝服賜車馬牀帳衣褥及第一區循皆不受時江東草創寇盜竊發王患之以問循循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往來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二十五

十五

諸縣領兵愚以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得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侯恆使徼行峻綱目嚴刑賞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疆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用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所以徒有備名而不爲

益者也。王從之。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循以老疾固辭。王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幾。疾患有素。猶望臥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十六

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尙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旣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尙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旣無可毀之理。

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尙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七

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定郊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

導上方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更撰吳越春秋。以年老棄郡。還鄉里。卒於家。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舉異行。不就。避地江東。爲琅邪王安東參軍。專掌記室。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領太子中庶子。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諳練舊章。朝廷儀制。多取正焉。王敦專擅自恣。衍私於太子曰。王處仲非純臣也。殿下宜搜揚才俊。以備不虞。敦聞而惡之。啓出衍爲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九

廣陵太守。郡接胡戒嚴。衍教掖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聞衍儒雅。勅其黨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或曰。衍雖不以文章著名。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萬餘言。子啓。廬陵太守。衍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而涉世聲譽過之。官至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甯

范甯字武子。安北將軍汪之子也。少博學。以儒雅知名。父汪與桓溫有隙。會稽王將辟爲掾。爲溫所諷而止。溫卒。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

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尙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帝竟從循議焉。旣而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議按禮子不敢以己曾加其父。從之。當是時朝廷疑滯。皆諮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尋行太子太傅。循以疾故固辭。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雖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六

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三年卒。年六十。帝素服舉哀。贈司空。諡曰穆。將葬。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循博覽衆書。善屬文。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建元中官至臨海太守。楊方者字公回。少好學。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恢嘗使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以示循。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導辟爲掾。遷參軍。方自以地寒。不願久畱京華。求補遠郡。欲閒居著述。

修禮。暮年之後。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當是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甯甥王國寶。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占卜。固請行。臨發。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奠百姓。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也。自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數十年來。人安其業。邱壘墳柏。皆已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三

成行。雖無本郡之名。而有安土之樂。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兼并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今率土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夫荒郡之民。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臣以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明

擇守宰考其政蹟而頌者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此上下之分也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造解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其先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旣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若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士哉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并之家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也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農不南畝士不講讀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耗減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三

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札。生長繁滋矣。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民今勞擾。殆無三日休息。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也。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使心有餘恨。故備陳之。惟陛下詳擇焉。疏奏。帝善之。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採磬石於交州。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取郡四姓子弟。皆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三

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立下舍。下十五縣。皆使設學。凡所更革。不拘常憲。江州刺史王凝之。誣其奢濁。免官。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奔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甯深疾時俗浮虛。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或疑其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易轍。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覺小。迷衆之愆大也。攷

孜然以興儒教爲己任。故所在設學校。養生徒。自漢董仲舒以來一人而已。甯旣免官。家於丹陽。年六十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沈思積年。爲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嘗丐食。誦詩。家無斗儲。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汝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燕慕容暉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秦滅燕。歡死於長安。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二十五

三

王琳

琳字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琳字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琳字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琳字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晉記卷三十八終

晉記卷三十九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儒林傳二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不就尋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上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復策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二十六

一

以弭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

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一

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酬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畱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虞上太康頌。以美帝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旣降。時維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

譯叩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旣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方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振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叅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咏鑠。光天之下。莫非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駉駉。風於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劔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旣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與聖帝。胡不封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二十六

二

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尙書郎。將作大匠陳總掘地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駿之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利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

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竝用。不可謂同。知失而行。不可謂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也。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者。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勿正。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二十六

四

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不問。元康中。遷吳王友。皇太孫尙薨。有司奏御服齊衰。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東軍迎帝。百姓奔散。虞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還洛陽。拜太常卿。懷帝卽位。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燦然。永嘉末。京師荒亂。盜竊縱橫。人相食。

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初作思游賦千五百餘言。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流別集。皆爲世所重。虞善觀元象。嘗謂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州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同異音不詳。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踈廣之後也。王莽未廣。

會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是爲東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哲博學多聞。與兄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二十六

五

璆俱知名。少游國學。博士曹志稱之。與衛恆友善。旣而還鄉里。璆娶石鑿從女而棄之。鑿遂諷州郡公府不得辟。衛恆遇禍。哲自本郡赴喪。時人多之。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東哲閒居。門人竝侍。下帷深譚。隱几而哈。含毫散藻。考撰同異。有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尙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於時。今先生耽道修藝。巍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殫忘寐之勤。晝騁鑽元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

優而不試。蓋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邱。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識彼迷此。愚竊不取。束子曰。居吾將導爾。昔者元一。旣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蛄赴溼。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叅名比譽。誰優誰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旣開。患端亦作。朝游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六

夕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豫度。故或毀名自污。或不食其祿。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釐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于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守分任性。惟天所授。烏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且能約其

躬則儋石之稽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薤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轍。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鑿卒。王戎乃辟。璆華召哲為掾。時欲廣農。哲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典田農。以蕃嘉穀。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讐。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無益。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二十六

七

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以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破廢田業。案古今之語。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絳羊。取之清泐。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又如汲郡。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滂。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不難。瀉鹵成原。其利甚厚。而豪彊大族。惜魚捕之饒。構說官

長終不可破。荆揚兗豫汗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畚多稔長。於決泄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邱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自司空賊曹屬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曰安釐王之冢。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二十六

八

也得竹書數十車。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大略與春秋相應。蓋魏國之史書也。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旣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易經三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三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

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旣殘缺。不復詮次。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九

歸。而以今文寫之。暫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尙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東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帝曰。如此則不祥也。暫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逸詩曰。羽觴隨波是也。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業。帝大悅。賜暫金五十斤。時有人得一竹簡於嵩高山下。上兩行科斗書。傳示莫有知者。張華以

問。哲。哲見之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請爲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哲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紀。晉書紀志。遇亂散亡。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及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之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官至陽夏侯相。接年十三而孤。哀毀過禮。同郡馮收薦接於河東太守劉原。原辟之。接以母老不就。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羣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十

書多出異義。性簡率。鄉里大族弗喜也。惟裴頠雅知之。後爲郡主簿。州辟部平陽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滎陽潘滔遣接書曰。摯虞卞元仁。竝謂足下應和鼎味。可弗應秀才。接報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起兵。惠帝復位。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轉臨汾公相國。東海王表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通博。尤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

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
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核且
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
秋初祕書丞衛恆考證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
郎東晷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東萊太守王庭堅難
之亦有證據晷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接遂詳其得失
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足解二子之紛也又
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詩賦碑頌駁難共十餘
萬言遭亂散亡長子愆期繼父志更注公羊集列女
後傳云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二十六

十一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
而瓌偉倜儻州郡禮命竝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
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
撫時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
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周
道旣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旣
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
乎何凌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與期運不可致與
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

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與。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味。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毗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與。各悉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雖致身於闕庭。不足以降大問也。伏讀聖策。乃知下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二十六

十一

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凌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邱。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

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宏政，非政宏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二十六

三

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

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竝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藉。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二十六

十四

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令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旣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

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二十六

五

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墮職而不勤。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力市馬。乃假葬堂北壁外。朝夕拜哭。養

雞種蒜竭其方術。三年得馬八匹。輿輅至冢。負土成墳。起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尚書左丞。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

字德猷。陳畱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察

孝廉。爲公府掾。秦始皇中。武帝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十六

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於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於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贛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跡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

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
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
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惟此之務。所以防遏
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
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
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
獫狁孔熾。書歎蠻夷率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
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障塞不設。而令醜
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
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十七

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
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
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
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
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
國虛。昔漢武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甘
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
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
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跡。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
之耗已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

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
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
元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
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
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
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
先王所以退災消眚者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
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
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
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
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
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
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
其生物必油然而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
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
猶不勝矣。其於政也。猶農夫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
穡耳。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
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
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於茲。凡厥庶事。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六

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弗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推明主之所趣舍。若抽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九

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則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濟陰郤詵。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尙書郎。而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廷策之。復對數百言。帝親覽。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种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之。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河內。與种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安之。卒於郡。

華譚 袁甫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尙書事。父

謂吳黃門郎譚朞而卽孤母年十八守節鞠養及長
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
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
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可謂有道矣然北有未羈之
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
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吳蜀恃險今旣蕩平蜀人
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恣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
樸易化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將欲綏靜新附何以
爲先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
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二十六

三

干戚以來之如此已可銷鋒刃爲田器罷尙方武庫
之用未耶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
以取平時泰則寬綱以將化方今天下太平四方無
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昔
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
人而賢才難得雖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
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抑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其各
悉心以對無有所諱譚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
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
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帝道以光今聖朝急善過於

饑渴用人疾於應嚮德音發於帷幄而清風翔於無外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漢末分崩英雄鼎峙大晉應期受命安樂順軌於前歸命向化於後蜀漸德久而吳方初附非蜀敦慤而吳易動也然吳阻長江俗既輕悍所安之計當先拔其賢才待以異數明選牧伯輕其賦徭則可以永保無虞長爲人臣者也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成周之隆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必須武備蓋安不忘危古之善教也無爲罷武庫鑠鋒刃而自可倒載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三

于戈苞以虎皮其於散樂休風豈爲不泰乎五帝殊禮三王異教至於典禮樂以和民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虞夏殷周以來刑未嘗六日捐於天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大道四達禮樂交通使刑罰懸而不用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耳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無卓越儁逸之才夫南海不少明珠大宛不乏良馬聖朝若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賢儁之出可企踵而至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鄆城令

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縣饑。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出私穀三百斛以助譚。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石冰黨陸瑋等屯據諸縣。譚使司馬褚敦擊破之。獲其驍帥。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所縻。顧榮亦受敏官。譚移檄遠近。極斥其非。榮等雖內愧。然由此望之。譚在郡政嚴。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有隙。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譚友也。理出之。及甘卓擊馥。百姓奔散。譚獨不去。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然矣。初。東海王捕甘卓。下令敢匿者斬。卓投譚而免。是役也。卓使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遇之。曰。不知也。遺絹二匹而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建興初。爲鎮東軍諮祭酒。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薦于寶范珖於朝。而自求退。不聽。譚初在廬江。舉寒族周訪爲孝廉。時以爲知人。紀瞻薦譚於晉王。爲顧榮所尼。數年不得調。譚在官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太興初。授祕書監。薦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爲著作佐郎。戴淵弟邈。譚壻也。平生常抑淵而進邈。及淵用事。更毀譚於帝。帝因此疎之。譚立己。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三

清剛所在以甄拔人才爲務。然自負宿名，恆怏怏不得志。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王敦反，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二子化、茂，化征虜司馬，茂嗣爵。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舉秀才，詣中領軍何勗，求爲劇縣。勗曰：人皆羨臺閣而子獨欲宰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今繪中之好莫如錦，然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如稻，然稻不可以爲齋。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三

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謂甫曰：卿知壽陽已西，何以恆旱，而壽陽已東，何以恆水乎？甫曰：東吳人也，鼎足疆邦，一朝而滅，夫亡國之音，哀以思，積憂成陰，積陰成雨，故其域恆澁。其西中國，新平疆吳，志盈氣滿，公羊有言，魯僖甚悅，而致旱。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年八十餘卒於家。

晉記卷三十九終

晉記卷四十

列傳

儒林傳三

向秀 郭象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
外數十篇，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元風。惠帝
時，郭象又述而廣之。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
時也。始秀欲注莊，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
作樂耳。」及注成，示康曰：「殊復勝否？」又與康論養生辭
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一

然。旁若無人。又與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旣被誅，秀應
本郡計入洛，乃作思舊賦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
近，其人竝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後
竝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
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
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
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
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
野之蕭條兮，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
巷之空廬。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

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
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
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
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
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常侍。卒於官。二子純。悌。
郭象者。字子元。亦好老莊。能清言。辨若懸河。爲東海
王太傅主簿。永嘉末。病卒。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
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大暢元風。惟秋
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
別本。遷流。或曰。象爲人行薄。以秀義未傳於世。遂竊
爲己註。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
或點定文句而已。象著碑論十二篇。傳於世。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以公
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少好古文奇字。陰陽算歷。
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
書九卷與之。由是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
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爲火所
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
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潛結姻昵。交游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一一

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固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之。曰。敗。康不信。璞去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宣城有物如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膺尾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祐使伏而取之。使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竟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二十七

三

悅。曰。此郟亭驢山君鼠也。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何爲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郡東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有此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有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璞。引爲參軍。琅邪王初鎮建鄴。導使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

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王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詞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焉。璞學博才高。訥於言論。善詞賦。嘗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重。後復作南郊賦。元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七

四

咎之徵也。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麤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昭察幽情。以佐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濫。怨歎之氣所致也。往建興四年十二月

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
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耶明
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
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譴事不虛降不
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
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尙
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
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
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
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二十七

五

子以赦過宥罪旣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
發哀矜之詔引在子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
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
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基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
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
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
殆不尙此然陛下卽位以來雖躬綜萬幾勞逾日昃
而元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鴻雁之詠不
與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
風先彰也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

生官方不審則糝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於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致肆狂瞽不隱其懷願陛下少畱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頃之遷尙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竝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七

六

學見重埒於嶠亮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著作郎于寶常誠之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旣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見志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標顯切直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而中典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

令法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竝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險。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也。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怒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七

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顛顛。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全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疏奏。帝卽大赦。改元。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

出天子邪。曰非也。能致天子問耳。帝心甚異之。未甚。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閫。卽入。璞曰。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使占己吉凶。璞曰。元吉。嶠亮退而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敦其敗乎。或構璞於敦。敦將舉兵。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二十七

八

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靜則吉。動則凶。敦大怒曰。子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遂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旣至果然。時年四十九。敦平追贈宏農太守。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詞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著葬經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皆傳於世。子鷲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寡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公以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能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九

兵都尉破冰別率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見天下已亂欲避地粵南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後含遇害洪優游南土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尋還鄉里禮辟皆不起琅邪王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遷諮議參軍于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就洪欲煉丹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畱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以洪兄子

望爲記室參軍。洪辭不就。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騫冲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磔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僂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彊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七

十

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麤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能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悋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

釋名曰外篇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富於班馬。又精辯元頤。析理入微。後忽與嶽書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書狼狽往別。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顏色如生。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七

十一

晉記卷四十終

晉記卷四十一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儒林傳 四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著述。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黃皓得幸於後主。大臣皆曲意附之。壽見皓獨不爲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有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及魏滅漢。泰始中。錄用故漢名臣子孫。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然原情不至擯廢。舉爲孝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一

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武鄉侯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識者稱其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而輟筆焉。張華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矣。將舉爲中書郎。中書令荀勗忌華而疾壽。諷吏部出爲長廣太守。以母老不就。杜預將出鎮。復薦之於帝。授治書侍御史。母憂去職。母遺言欲葬洛陽。壽遵之。而忌者又以母不歸葬爲壽罪。壽耽思著述。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尙

書郎范頽等表曰。昔漢武帝遣使取司馬相如遺書。得封禪事。天子異之。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固再致廢辱。或曰。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求。干。斛米爲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丞相亮誅謖。壽父坐髡亮子瞻。常輕壽。故壽於亮傳。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論者遂以此少之。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一一

倫讀三國志。壽於武擔。大書卽位。章武紀元。特書裕祭高皇帝以下。明以兩漢帝統予昭烈矣。豈可與吳同日而語哉。使壽果不嫌亮。何爲撰次其集。其於瞻也。亦曰。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而歸於蜀人之追思亮。後世不考其本末。猥摘訾之浮言。以爲口實。嗚呼。壽何不幸而被貶議於當時。復不見諒於後世哉。

華嶠

華嶠。字叔駿。觀陽伯表之子也。魏時補尚書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拜散騎常侍。典中書。

著作領國子博士。太康末，帝耽於內寵，多疾病，屬小
瘳，嶠與侍臣表賀，因諫曰：「竊以收功於所忽，事乃無
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願陛下沖靜和氣，嗇養精
神，無厭世俗常戒，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元康初，封
宜昌亭侯。楊駿之誅，進封樂鄉侯，遷尚書，尋以嶠博
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材，轉祕書監。凡治禮、音
律、天文、數術及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焉。嶠初
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志，會爲臺郎，典官制事，
由是得徧觀祕籍，遂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
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二十八

二一

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
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義也。故易爲紀，以次
帝紀，又改志爲典，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中書
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
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亮司空
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
詩賦之屬，又數十萬言。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嶠性
嗜酒，率常沈醉，所撰書，十典尙未成，祕書監何劭，奏
嶠中子微，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亦未竟而卒。後監
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

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所著文章數萬言避難荊州爲賊所殺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專精學業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最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雖旣亂則師摯修之前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四

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

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建興中。渡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隱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五

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寢而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預平王敦。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及所聞漸廣。後更疾隱。結權貴爲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免。黜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

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然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年七十餘卒於家隱兄瑚字處仲游擊將軍爲上官己所殺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十二而孤少好學初爲縣功曹太守庾琛命爲主簿琅邪王以諸葛恢薦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闋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曰大晉受命於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六

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臣聞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敝人士雖寡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東帛未賁於邱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未洽而雍熙有關也遷祕書

丞著作郎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之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於家預雅好經史憎疾元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與以胡羯遍於中國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復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也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盜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七

博學善言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庾亮引爲征西參軍當是時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在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亮欲起兵廢導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故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而止庾翼繼亮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而桓溫代翼復畱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率輕兵徑進盛將羸老守輜重而蜀兵數千忽至衆遽不知所爲盛部分諸將擊卻之蜀平賜爵安懷縣侯從溫入關平洛進封吳昌侯出補長沙太守頗營資產部從事至

部察知之。服其名高而不効。盛與溫賤。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賤復遣從事按之。賊私狼藉。以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自少至老。卷不釋手。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然何至於此。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刪改之。盛特年老家居。性方嚴。子孫雖班白。而庭訓愈峻。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八

口計。盛大怒弗聽。諸子遂私改之。盛爲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相校多不同。書遂兩行。子潛。放潛。爲豫章太守。殷仲堪逼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放。終於長沙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起家佐著作郎。與平杜弢。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以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

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宏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之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入爲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寶性好陰陽術數其父先有寵婢母妒之父亡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死開墓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九

乃蘇言其父常與飲食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死而復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爲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矣寶因自序以陳其志曰吾之此書雖攷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尙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

方策猶尙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也。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十

易周官凡數十篇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州郡辟召。初不就。何充爲會稽內史。引爲參軍。尋又以母老辭去。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徵沉爲太學博士。母憂去職。服闋。除尙書度支郎。何充庾冰竝薦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年五十二而卒。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論。皆行於世。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世爲鄉豪而彥威自少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桓溫爲荊州刺史辟爲從事轉西曹主簿累遷別駕溫征討四方彥威或從或守所在任職出爲滎陽太守溫弟祕素與彥威相善旣而彥威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懼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疇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瓊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竝爲景升乎其風期後邁如此當是時桓溫覬覦非望彥威志在裁正著漢晉春秋漢起光武晉終愍帝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十一

當三國時。魏文雖受獻帝之禪。而蜀以宗室爲正。至咸熙滅蜀。乃爲漢亡。而晉繼興。引武帝諱。以炎興爲禪受。明天心之不可以勢力彊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足疾廢於家。秦陷襄陽。秦王素聞彥威名。輿而致之。與語大悅。賜遺甚厚。以疾歸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彥威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諸經常之表。超然遠覽。幸勿以臣微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十一

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同此言哉。對曰。此乃所以尊晉也。昔者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戰。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虜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旣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境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

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
冠世尅伐違貳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
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已灼如也至於武皇遂
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
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
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
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
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
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嘗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
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二十八

三

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
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即可推爲
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
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則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
之人雖服其役衡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
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仕魏逼於性命
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
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己孰若杖義
而舍魏哉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
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乘弊於亡

秦乃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道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况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彊。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配天而爲帝。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十四

方駕於三代。卽情衡實。取之無慙。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今子不疑其工之不得列於帝王。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魏而疑之。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乎。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疆亦有才學。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

廣尤爲精純。孝武時，除祕書郎，典校祕書省，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當是時，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遷領軍長史，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封樂成侯。領著作，尚書奏曰：「左史述言，右官書事故，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元風聖迹，儻爲疇古，臣等叅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從之。」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祕書監，宋公劉裕受禪，廣獨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五

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固不同也。』乃更獻欵，因辭老乞歸。年七十四，卒於家。儒者杜門著書，孰不思傳諸後世哉。而著書之中，作史爲難，史之體，蓋敘而不議者也。言欲直，而其失也，俚事欲詳，而其失也，冗。敘欲核，而其失也，略有忌諱，則遷就而不達。有愛憎，則顛倒而失真。故作史難，而作當時之史尤難。若奮筆於數百載之後，禍福之心，旣亡，褒貶之義自正，而敘事之良史之才，非俚則冗，非冗則略。心術雖端，而欲其不朽也，又不可得矣。司

馬遷史記上下三千年馳騁其才而發抒其鬱積特創義例爲史家祖班固因之朴茂之氣盎然今讀其書咸有不可抑扼之氣故其敘事也事從文顯文以氣華而質實光芒必不可得而埋蝕也蔚宗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而其氣已少衰矣陳承祚諸人非不傑然自負思垂名於後世安國陽秋不阿勢臣彥威漢晉斥魏尊蜀庶幾不愧董狐齊史而識超於經常之表者矣乃所著之書今亦僅存其目而不能與承祚三國志竝傳豈非以其文哉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或謂後漢書蓋集叔駿紹統行思彥威諸史而成故其書可與班氏顏頤自此以下史益不如蓋作者之難也儒者固能得行其志於天下不著書可也彼著書者皆有所不得於心不求於世而思垂於百世者也顧或傳或不傳或傳而不傳以視富貴而名磨滅者其幸不幸何如也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十六

晉記卷四十一終



